

DIANA GABALDON

OUTLANDER

·[美]戴安娜·加瓦尔东 著

林家任 郭虹均 译

异乡人

2

被诅咒的婚约

如果你的未来
发生在遥远的过去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

异乡人

2

被诅咒的婚约

[美] 戴安娜·加瓦尔德 著
林赛任 曹虹均 译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异乡人. 2, 被诅咒的婚约 / (美) 加瓦尔东著; 林家任, 郭虹均译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6.2
ISBN 978-7-5500-1654-5

I. ①异… II. ①加… ②林… ③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34075号

OUTLANDER by Diana Gabaldon

Copyright © 1991 by Diana Gabaldon

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, Inc., Armonk, New York, U.S.A.

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6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简体中文版翻译由台湾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(大家出版) 授权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1期A座20楼 邮编: 330038
电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址 [http: www.bhzwy.com](http://www.bhzwy.com)
E-mail bhz@bhzwy.com

书名 异乡人. 2, 被诅咒的婚约
作者 (美) 戴安娜·加瓦尔东
译者 林家任 郭虹均
责任编辑 余 苕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印张 13.75
字数 319千字
版次 2016年7月第1版
印次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
定价 36.00元
书号 ISBN 978-7-5500-1654-5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6-34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目 录

第一部分 硫黄味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|
| 第一章 | 刺痛拇指 | / 2 |
| 第二章 | 女巫，你不应让她活着 | / 79 |

第二部分 拉里堡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第三章 | 堡主归来 | / 134 |
| 第四章 | 最后的理由 | / 159 |
| 第五章 | 亲吻与内裤 | / 170 |
| 第六章 | 吐露实言 | / 185 |
| 第七章 | 炉边交谈 | / 199 |
| 第八章 | 结账日 | / 206 |
| 第九章 | 难产 | / 225 |
| 第十章 | 巡逻队 | / 235 |

第三部分 搜寻

第十一章 杜格尔带来的信息	/ 250
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四部分 避难所

第十二章 温特沃思监狱	/ 272
第十三章 麦克兰诺赫	/ 308
第十四章 逃亡	/ 341
第十五章 修道院	/ 352
第十六章 救赎灵魂	/ 369
第十七章 解罪	/ 395
第十八章 地球的子宫	/ 420

第一部分 硫黄味

第一章 刺痛拇指

我们突然抵达并宣布婚讯所造成的骚动，几乎立刻被另一件更重要的事给冲淡了。

隔天我们坐在大厅里用餐，接受众人的敬酒和祝贺。

“兄弟，谢谢。”詹米优雅地向最后一位祝酒人鞠躬，在掌声逐渐稀疏后坐下。他坐下时木椅晃了一下，他也稍微闭了一下眼睛。

“有点喝多了？”我低声问。敬酒几乎都由他负责，代表我们俩一杯杯喝干，我则顺利逃开，只啜饮几口意思一下，带着明亮的微笑，面对那些无法理解的盖尔语贺词。

他睁开眼，低头笑着看我：“你是说我醉了吗？没有，我可以喝一整夜。”

“你确实喝了一整夜，现在已经很晚了。”我看着面前成排的空酒瓶和空酒罐说。科拉姆桌上的蜡烛已经燃得只剩很短了，流下来的蜡油闪着金光。当麦肯锡兄弟靠近低声说话时，烛光照在他们的脸上，留下了怪异的条纹阴影，他们的皮肤也因此闪烁着光芒。他们应该也可以加入刻在大壁炉边上的令人费解的头像之列。我怀疑那些漫画般的头像之中，有多少是确实根据以前麦肯锡

堡主的高傲模样绘制的——它们或许是出自某个颇具幽默感的雕刻师傅之手，或者是某个跟家族很熟的人。

詹米在座位上微微伸了个懒腰，因为轻微不适而苦着脸。“不过，我的膀胱马上就要爆炸了。我很快回来。”他手按在长椅上，灵巧地跃起身跳过椅子，消失在较低的拱道中。

我把视线转向另一边，吉莉丝·邓肯坐在那里，端庄地啜饮着银杯里的麦酒。她的丈夫亚瑟，因为是该区的财政长官，和科拉姆一起坐在隔壁桌。但是吉莉丝坚持要坐我旁边，她说她不想整晚听男人谈那些烦人的事。

亚瑟深陷的眼睛半闭着，因喝酒和疲倦而眼袋发青，重重撑着手臂，面部松垮，没有在听旁边麦肯锡兄弟的对话。光线照出堡主兄弟俩轮廓鲜明的五官，形似一件高浮雕作品，相形之下，亚瑟·邓肯显得更为肥胖和虚弱。

“你丈夫看起来不舒服，是胃病加重了吗？”我说。他的症状挺令人困惑，既不像溃疡，也不像癌症——身上还有那么多肉，所以不是癌症。可能真如吉莉丝所说，只是慢性胃炎。

她用最快的速度瞥了配偶一眼，回头对我耸耸肩。“噢，他没事。不管怎样，病情没有加重。那你的丈夫怎么样？”她说。

“呃，他什么怎么样？”我谨慎地回答。

她用尖尖的手肘亲昵地轻推我肋骨，我才发现她的桌上也有好几个空酒瓶。“嗯，你觉得呢？他脱下衣服后，跟穿着衣服时看起来一样好吗？”

“嗯……”我思索着该如何回答。

她伸长脖子望向门口。“你还说你一点也不在乎他！真有自己的。堡里有一半的女孩想拔光你的头发，我要是你，就会当心自己

吃了什么东西。”

“我吃了什么东西？”我困惑地低头望着面前的木盘，里头空空如也，只有一点油渍和吃剩的洋葱。

“毒药。”她夸张地用气音在我耳边说，伴着一阵强烈的白兰地气味。

“乱说。”我语气有点冰冷，并往后退了一点，“没人会给我下毒，就只因为我……嗯，因为……”我有点语无伦次，或许我比自己以为的多喝了几口。“好，说真的，吉莉丝。这桩婚姻……我没计划要这样，你知道。我本来根本不要！”这话不假。“这只是……出于生意上的……必要的安排。”我希望烛光能掩盖我的脸红。

“哈。”她嘲讽地说，“姑娘在床上得到享受的模样，我可认得。”她望向詹米消失的拱道。

“我要是以为那家伙的脖子是蚊子叮的，就太可笑了。”她对我挑起一边银色眉毛，“要真的是生意上的安排，我会说你的钱真值了。”

她再度挨近。“真的吗？拇指的事？”她低声说。

“拇指？吉莉丝，你到底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”

她用小巧直挺的鼻子往下看着我，专注地皱起眉头，美丽的灰眼有点失焦，希望她不要跌倒。

“你当然知道吧？大家都知道！男人的拇指表示着老二的大小。当然，脚的拇指也是。”她明智地补充说：“不过通常很难从脚趾判断，因为都穿着鞋。”“你这只小狐狸，”她的下巴朝拱道指了指，詹米从那里现身，“他那双手，再大的奶子甚至屁股，都可以一把罩住吧？”她又轻推了我一下。

“吉莉丝·邓肯，请——你——闭——嘴！”我用气音说，脸颊灼烫，“会让人听见的！”

“噢，没人……”她说了几个字就停住了，眼睛盯着前方。詹米走过我们的桌子，没见到我们似的，脸色发白，嘴唇紧闭，似乎正专心执行一项不愉快的任务。

“他在苦恼什么吗？”吉莉丝问，“他看来就像刚吃完生大头菜的亚瑟。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我往后推开长椅，迟疑着该不该过去。他正走向科拉姆的桌子。我该跟上去吗？显然有事发生了。

吉莉丝往后看向房间的另一端，突然拉拉我袖子，指着詹米刚刚走来的方向。

一个人正站在拱道里，样子比我还迟疑。他衣服上沾满泥泞和尘土，是个旅人之类的。他是信差。不管信息内容为何，他已传给詹米，而詹米现在正弯身在科拉姆耳边低语。

不，不是科拉姆，是杜格尔。红色头颅低垂在两颗深色头颅之间，在将灭的烛光中，三张脸上粗犷英俊的五官奇异地相似。我也发现，他们之所以相似，不是因为遗传了同样的骨骼和肌肉，而是因为他们的脸上露出同样震惊遗憾的表情。

吉莉丝的手陷入我前臂的肉里。“坏消息。”她说。这句话真是多此一举。

“二十四年，看来是很长的一段婚姻。”我轻声说。

“没错。”詹米同意道。一阵温暖的风，吹乱我们头上的

树枝，也吹起我肩上的头发，搔着我的脸。“比我活过的时间还长。”

他靠在围场的篱笆上，身形瘦长优雅，体格健壮。我常忘了他有多年轻，他看来这么自信，这么有能力。

他把一根稻草弹入围场里的烂泥中，说：“不过，我怀疑杜格尔陪她的时间有没有超过三年。他大部分时候都待在这里，你知道，在城堡里，不然就是在领地上四处跑，帮科拉姆办事。”

杜格尔的妻子茉拉，在他们碧恩纳特的土地上死了。突然高烧而死。杜格尔破晓就起程，去办理丧事和处置财产，同行的还有奈德·高恩和前夜通报消息的信差。

“所以，婚姻关系不亲密？”我好奇地问。

詹米耸耸肩：“算亲密了，我想。她有孩子和庄园的事要忙，我不觉得她很想他，不过当她见到他回家，确实是很高兴的样子。”

“对噢，你跟他们一起住过。”我静下来思索着。我想，这会不会就是詹米对婚姻的看法：分开生活，只有偶尔为了繁衍后代才碰头。不过，虽然他透露得不多，但从中仍可得知他父母的婚姻关系是亲密而深情的。

他那可怕的读心术又看出了我的想法，他说：“他们跟我的家人不一样，你知道。杜格尔的婚姻是长辈安排的，跟科拉姆一样，比较像是为了土地和生意而结合，并非出于情投意合。而我父母……嗯，他们是恋爱结婚，而且违背了两家人的意愿，所以我们……不能说是被扫地出门，可以说是比较独自地生活在拉里堡。我父母不常拜访亲友，也不常到外头办事，所以我觉得他们比一般夫妻更关注彼此。”

他一手扶着我后背，让我靠向他。他低下头，嘴唇轻拂过我的耳朵上方。“我们结婚是别人安排的，”他轻声说，“不过，我还是希望……或许有一天……”他突然停顿，撇嘴一笑，挥了挥手。

我不想鼓励他往那个方向想，努力挤出一个中立的微笑回应他，转头望向围场。我可以感到他在我身旁，彼此没什么碰触，他的大手握着我围篱顶端。我自己握着围篱，刻意不碰他的手。我多么想转过身去，给他安慰，用拥抱和言语对他保证，我们结婚不只是生意上的安排。可是事实让我却步。

“我们之间算什么，”他曾这样说，“我触碰你，而你和我躺在一起。”不，这一点也不平常，也不像我最初想的那样，以为只是单纯的迷恋。迷恋是最单纯的了。

事实是，在誓言、忠诚和法律的约束下，我和另一个人绑在一起。还有爱情。

我不能，绝对不能告诉詹米我对他的感觉。如果我告诉了他，然后离开——而我一定得离开——那将是残酷的极致。此外，我也不能对他说谎。

“克莱尔。”他转过身来，我感到他正低头看我。我没开口，但他低头吻我时，我抬起脸来。我也不能用这种方式骗他，我不会。毕竟，我模糊地想到，我答应过对他诚实。

我们被大大的一声“嗯哼”打断，声音从围场篱笆后方传来。詹米吓了一跳，转身望去，本能地把我塞到背后，然后他笑了。老亚历克·麦克马洪穿着格子呢紧身裤站在那儿，那只明亮的蓝眼嘲弄地看着我们。

这个老男人握着一把大剪刀，那是给动物去势用的，看起来很可怕。他举起来，嘲讽地向我们挥挥手。“我正准备对穆罕默德动

用这个，或许更应该用在这里吧，嗯？”说着他生动地动了动厚刀片，发出“咔嚓”声。“小兄弟，这剪刀可以让你把注意力放在工作上，而不是老二上。”

“少开玩笑，你在找我吗？”詹米笑着说。

亚历克扭动着像毛毛虫一样的眉毛。“不，你怎会这么想呢？我倒想试试自个儿阉掉一匹两岁的纯种马，好好享受一下这个过程。”他为自己的玩笑话轻笑几声，接着朝城堡挥动大剪刀。“走吧，小姑娘。你可以晚餐时再把他带走，那时他会好好对你的。”

詹米显然知道这是玩笑话，伸手利落地抢下剪刀。

“给我吧，我拿着会觉得安心一点。”他说，对着老亚历克挑起一边眉毛。“去吧，外乡人。我帮亚历克做完事，再去找你。”

他弯身亲我脸颊，在我耳边低声说：“太阳半沉的时候，来马房。”

理士城堡的马房造得很好，好过一路上和杜格尔经过的许多农舍。马房的墙壁和地板都是石造的，其中仅有的开口，是位于底端的窗户和位于另一端的门，以及厚茅草屋顶下的几道狭缝——那是为了让猫头鹰出入方便而故意留的，它们能控制干草堆里的老鼠数量。这些开口流入的空气很充足，光线也很足，所以马房里呈现出令人舒适的昏黄，而不是阴暗。

干草棚上，屋顶正下方，光线更好。光线在成堆的干草上留下黄色条纹，照亮了飘浮的尘粒，仿佛一片金粉雨。空气从窄缝暖暖流入，闻起来有外头花园里的树干、西洋石竹和大蒜的味道，马匹

的动物气味则从下面飘上来。

詹米在我手下动了动，并坐起身来，这个动作让他的头从阴影进入阳光，像蜡烛被点亮一样。

“怎么了？”我困倦地问，转头望向他看的方向。

“是小哈密什。”他轻声说，从阁楼边缘向下望，“我猜他是要找他的小马。”

我笨拙地翻身趴在他旁边，拉过衣服稍微遮掩一下。这念头很傻，因为下面的人最多只能看到我的头顶。

科拉姆的儿子哈密什，正缓缓走过畜栏中间的走道。他在靠近某些畜栏时放慢脚步，几个栗色头颅因好奇而探出，不过他完全不予理会。显然他在找什么东西，而且要找的不是他的那匹肥胖的褐色小马，后者正在马房门边的畜栏中平静地啃着稻草。

“我的天，他要找多纳斯！”詹米抓起苏格兰裙匆匆围上，跃下阁楼。他不必动用梯子，双手一吊，接着就落到地面了。他轻盈地落在稻草散落的石地板上，不过还是发出砰的一声。哈密什转过身来，吓得瞪大眼睛。

哈密什看清是谁之后，长着雀斑的小脸稍微放松一点，但仍警觉地瞪着蓝眼。

“需要帮忙吗，小老弟？”詹米亲切地询问，走向某个畜栏，靠着一根支柱，成功挡在哈密什和他看准的畜栏中间。

哈密什迟疑一会儿，接着挺起胸膛，抬起小小的下巴。“我要骑多纳斯。”他试图以坚决的语调说，但有点虎头蛇尾。

多纳斯，它的名字代表“恶魔”，而且绝无赞美之意。它在马房底端自己的畜栏中，和其他马匹之间还留出一个空栏，以保安全。它是一匹身形巨大、脾气暴躁、红褐色的成年公马，谁都无法

驾驭它，只有老亚历克和詹米敢走近它。从它的畜栏里传出一声烦躁的尖叫，一颗红铜色的大头突然出现，大黄牙上下一开，想咬它面前的那副诱人裸肩，不过并未成功。

詹米镇定自如，他知道那匹马碰不到他。倒是哈密什尖叫一声向后跳去，突然出现的闪亮大头、充血滚动的眼睛以及大开的鼻孔，显然吓得他说不出话。

“我想我不能答应你。”詹米温和地说。他往下伸出手，抓住小表弟的肩膀，带他走开，那马在畜栏里蹬腿抗议。当多纳斯以它足以致命的马蹄撞上畜栏木板时，哈密什的身体随之抖了一下。

詹米转过男孩的身体，双手叉腰，俯看着他。“好了，现在告诉我，为什么你要骑多纳斯？”他态度坚定地问道。

哈密什顽固地绷着脸，可是詹米的表情既坚定又带着鼓励。他轻推一下男孩的肩膀，得到浅浅的微笑。“说吧，孩子。你知道我不会告诉别人。你做了什么蠢事吗？”詹米语气温柔地说。

男孩白皙的肌肤上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绯红。“没有，至少……没有。嗯，可能是有一点点蠢。”

经过一番询问，他终于说了出来。刚开始他还吞吞吐吐，接着便一发不可收拾。前一天，他带着自己的小马出去，跟几个男孩一起骑马。几个年纪较大的男孩互相比较，看谁的马可以跨过更高的障碍。哈密什对他们又羡慕又妒，理智最后被逞强战胜，他试着逼迫胯下的肥胖小马越过一道低矮的石墙。小马没有能力，也没有兴趣，在石墙前方突然停下，把小哈密什从马背上甩出石墙，他难堪地跌入荨麻丛中。哈密什被荨麻和同伴的嘘声刺伤，决定今天要带一匹“真正的马”出来，他是这么说的。

“我带多纳斯出来，他们就不会笑了。”想到那幅画面，他不

禁露出得意的笑容。

“对，他们不会笑，”詹米同意道，“他们会忙着收拾残局。”

他盯着表弟，慢慢摇晃他的头。“告诉你，小老弟。马要骑得好，要有勇气，还要有智慧。你有勇气，但欠缺智慧。”他安慰地搭着哈米什的肩膀，带他走向马房底端。

“过来，兄弟。帮我耙草，我们来认识一下科巴。你说得对，等你准备好了，你应该有更好的马，但你不必为了证明自己而害死自己啊。”

他经过我下方的时候，向阁楼看了一眼，然后扬起眉毛无奈地耸耸肩。我微笑着，对他挥挥手，让他尽管去做。詹米从门边放置落果的篮子中拿出一颗苹果，又从角落里拿了长柄草耙，然后带着哈米什走向中间的一个畜栏。

“来，小老弟。”他停顿一下，轻吹一声口哨，一匹枣红马的宽大脑袋便停住不动，鼻孔喷着气。深色眼睛大而温和，耳朵微微前翘，给人一种亲切而机灵的感觉。“喂，科巴，你好吗？”詹米坚定地拍拍它光滑的脖子，搔搔它翘起的耳朵。“过来，”他朝小表弟挥挥手，“对，来我身边，靠过来让它闻你。马喜欢闻你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哈米什带着傲气，语调高亢地回答。他好不容易碰到马鼻，往上面拍了拍。马头低下来，好奇地嗅闻他的耳朵，吹起他的头发。哈米什静静站在原地。“给我一颗苹果。”他对詹米说，詹米照做。它柔软光滑的嘴唇，优雅地从哈米什手上拨过苹果，往后弹入大大的臼齿间，汁液横流地咬了几下，苹果就不见了。

詹米鼓励地看着他们：“很好，你们会相处得很好。那你继续

跟它交朋友，我喂完其他马之后，你就可以带它出去骑了。”

“我自己去吗？”哈米什急切地问。科巴这名字的意思是“泡沫”，它脾气温和，是勇健的阉马，而且比褐色小马强多了。

“我看着你绕围场骑两圈，如果没跌下来，或扯痛它嘴巴，就可以自己骑了。不过，我没说可以的时候，不准带它跳。”詹米弯着腰，长长的背在马房温暖昏黄的光线中隐约闪烁着，他从一角铲起一耙干草，放入其中一间畜栏。

他直起身子，对表弟微笑道：“给我一颗，好吗？”他把耙子靠在畜栏上，接过递过来的苹果啃了一口。两人站着一起吃着，肩并肩靠着马房的墙。詹米吃完后，把果核递给一匹蹭着鼻子的栗色马，接着又拿起耙子。哈米什跟着他走过走道，慢慢嚼着苹果。

“我听说我父亲是很好的骑手，”一阵沉默后，哈米什怯生生地说，“在……在他不能骑马以前。”

詹米迅速瞥了表弟一眼，但等干草都丢进栗色马的畜栏后，才开口说话。他并没有直接回应哈米什的问题，而是回应问题背后的想法。“我没见过他骑马，但我告诉你，小老弟，我希望你永远不必像科拉姆那么勇敢。”

我看见哈米什的目光好奇地停留在詹米疤痕累累的背上，但他没说话。吃完第二颗苹果后，他的念头似乎转移到了另一个主题。

“鲁珀特说你得结婚。”他满嘴苹果地说。

“我想结婚。”詹米坚定地说，把长柄草耙靠回墙上。

“哦，嗯……好。”哈米什不太肯定地说，好像这个新的想法让他有点不知所措，“我只是在想……你会介意吗？”

“介意什么？”詹米看出这对话可能会花一点时间，于是在一大捆干草上坐下来。